



伪满洲国秘事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5

周珖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5

周珖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随奎伴驾记/周珖著, 一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1990. 6 (2006. 4 重印)

ISBN 7-80528-077-0

I. 随... II. 周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0433 号

随奎伴驾记 (1—5 卷)

周珖 著

责任编辑: 耿 宏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.75 印张 20 插页 405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定价: 149.00 元

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

ISBN 7-80528-077-0

目 录

第 49 回 “帝王将相” 阔谈高见 “车马兵卒” 窃议奇闻

..... (665)



晚间，王看守陪所长前来看望大家。孙所长说：“我给你们带来 3 本书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中国近百年史话》和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。现在书不够，可以轮流看，也可以一人念大家听。你们要好好学习呀！”所长走后，毓蟾按不下好奇心，拿起那三本书，坐到灯下看起来。书里的新鲜词，新鲜事太多了，毓蟾问溥杰：“二叔，衣服有新有旧，民主怎么还有新旧之分呢？”荣源倚着床头，一手端着烟袋杆儿，一手摇着蒲扇讽刺毓蟾说：“那行子看懂了也白搭，共产党信得过您？闭灯睡觉得了，少招点蚊子比啥都



强。”毓蟾顶撞说：“所长发书不是让学习吗？”
荣源敲敲烟袋锅，猛地坐起身，冷笑道：“嘿
嘿，恭王爷，您当这里是学堂？做梦吧，是
监狱！”

第 50 回 “君心聪睿”鞋油刷牙 “皇恩浩荡”菜汤灌顶

..... (679)



溥仪连擦带洗，忙活半天，弄得浑身是水。他正要回屋，宪均进来，低着头说：“今天，是……值日。”溥仪知道他这是在跟自己说话，可是“值日”究竟要干什么，他并不清楚，还以为像军队里的值星官，当班管事呢，便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他一回到屋里，便找了一把椅子，往门旁一坐，抽起烟来。几个大臣看他像水鸭子一般地坐在那里，想笑又不好笑，都默默地坐在床沿上。王看守进来检查，见溥仪的呆样，十分奇怪，说：“溥仪，今天该你值日吧？”“我？我不是正在当值吗？”“值日就是擦桌扫地倒马桶呀，快点动手干吧！”王看守鼓励着说。溥仪胆寒地看看腥臊的马桶，胃肠里仿佛有一堆污物，直往上翻。他捂住鼻子，指着胸口，喃喃地说：“我，这里……”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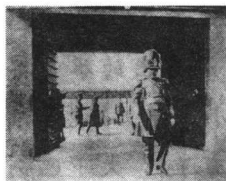
第 51 回 揣摩时局四处寻风探底 怀疑政策终日掩尾藏头

..... (692)



溥仪裹在人群当中步出会场，思前想后，心中一片繁乱。李科长的话一直在他耳边萦回：美国纠集了 15 国军队，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入朝鲜，并把第七舰队派驻台湾，矛头所向，直指中国……“事情明摆着，历来高丽内江，总要牵扯到中国。远的不提，就拿光绪朝甲午年来说，高丽国闹东学党，就引起了清、日大战。结果，大清一万将士血染平壤，北洋舰队舟沉大东沟，闹得割地赔款，丢了辽东半岛和台湾。”溥仪由近及远，联想到历史上的争端。至于谁胜谁败，他倒不关心，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生命安危。他认为中美开战，失败的注定是中国。万一美军突破鸭绿江，中共会不会“图穷匕首见”，先灭掉他们这批战犯呢？想到这里，他不寒而栗了。

第 52 回 观风向偶生妙计 听传闻顿失真魂..... (704)



溥仪把衣服在清水里胡乱地涮涮，也不拧干，急忙端起盆往外走，他要趁人们散场之前把衣服晾出去，让所有



的人都亲眼看到，这回可真是他亲自动手洗的。果然，不少人的目光都投向他这边。他往绳子上搭衣服的时候，隐约还听到人们的窃窃私语。起初，他还满心欢喜，自鸣得意，可是听着听着，就觉得味道有点不对头了。“皇上这件‘龙袍’一加身，你看像什么？”“像斑马！”“金钱豹！”“哈哈！”人群响起了开心的大笑。“你看那件呢？”“法国旗，三色！”又是一片大笑。溥仪听不得这些讽刺的言笑，把最后那件“白衬衫”往绳子上一搭，正要走开，只听有人故作惊奇地叫道：“快看，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挂出来啦！”溥仪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，在一片嘲笑声中赶紧走开。他的背后，立刻飞来一句：“摆什么皇帝臭架子，没人伺候，就是废物一堆！”

第 53 回 大下巴装腔作势充硬汉 豆腐匠摇头晃脑逞英雄

..... (718)



王看守一走，张景惠几个立刻围上来，问他怎么也到这里来了。“唉，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我寻思没我啥事了，偏要找我的老病！”大下巴话匣子打开，从里边冒出的尽是牢骚。“外头有啥风声？”张景惠小声问。“没看报吗？《镇压反革命条例》都公布了！”大下巴倒

满不在乎，又大声嚷道，“我不就是因为这个才被抓进来的嘛！”“您赋闲在家，又不杀人放火，抓您干啥？”于镜涛心中发虚，试探地问。“还管那个？他们说，土匪、恶霸、特务、反动党团骨干都要镇压，连‘一贯道’、‘在家理’的头头也成了反革命。我跑到北京儿子家躲躲风，老老实实在那儿呆着，那也不行，硬说我是‘历史反革命’！”溥仪蜷在角落里，听得心里一阵发毛，他看张焕相铺好了地铺，便顾不上“尊严”二字，轻声打探道：“张先生，共产党不是有‘宽大’政策吗？”

第54回 祸起萧墙毓岳“上书”促觉悟

计上心头溥仪“交宝”表积极…………… (731)



溥仪今天值日，他一见送饭来的正是毓岳，不由得喜出望外了。等饭菜递完，毓岳掏出一张叠好的纸条，往溥仪手里一塞，提桶便走。溥仪初时一愣，继而明白了，一定有要事密报。他赶紧藏起纸条，给大家端饭。“小瑞是忠臣，我到底没看错人。”他草草吃了几口饭，待别人刚放下碗筷，便装做上厕所，躲在屋角矮墙后边，急切地打开纸条。他不看犹可，一看完纸条，胸中陡然腾起一股怒火。纸条上写道：



“我们都是有罪的，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。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，您坦白没有？自己主动交代，政府一定宽大处理。”薄仪将牙咬得嘎嘣嘣响，在心里狠狠骂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，让人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要绝我的后路了！”

第 55 回 糊纸盒笨手出洋相 开会议痛心诅先人

..... (744)



薄仪献宝的事迹很快传遍了战犯管理所，“老薄，我真佩服你的勇气！”于镜涛第一次用这个友善的称谓，诚恳地说：“有你的榜样，我一定老实坦白，接受改造。”“老薄，你的行动给我很大启发，更相信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是真的了。”阮振铎兴奋地扶扶金丝腿眼镜。“老薄，你得在小组会上好好介绍介绍。”谷次亨羡慕地说。刚刚开完学习总结大会，薄仪一跃而为 203 室的“英雄”，被大家团团围住。此时薄仪不仅没有为自己由“溥大爷”、“溥先生”一降而为“老薄”恼火，反而感到非常舒服熨帖。他终于成了集体中平等的一员了。“看来孙所长说的‘改造’像是真的。如果我再把共产党的书念好，意思弄明白，开会时也能用上几个新鲜词儿，改造不就成功了？”

第 56 回 怀“圣朝”熙大臣死不瞑目 讲轶事甘医生锦上添花

..... (759)



大概药液生效了，熙洽的脸上逐渐有了血色，他在床上动了动，眼睛瞪着天花板，又说起胡话来：“这不能算完，不恢复大清，我死不甘心！”甘大夫异常震惊，惊得手中的病历都掉在地上，连探出唇外的两只“鞋拔子”也一齐颤抖起来。他突然对毓塘说：“我认出来了，他是熙长官！”“不不，他是王义。”毓塘急忙阻止，异常惊恐地瞅瞅凑上前来的另两位医生。甘大夫好像不介意这些，自负地说：“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，肥头大耳的，哪像什么纸盒厂的工人。”毓塘还想遮掩，恰巧熙洽又叫喊起来：“早知溥仪是个无能鼠辈，不如拥立溥伟了！”他吱嘎嘎地咬了一阵牙，又喃喃道：“他绝了大清的江山，也毁了我熙洽的前程！唉，大清，大清呀！”

第 57 回 接受检查认罪改过 参加劳动脱胎换骨

..... (772)



大家听说劳动，都踊跃报名，谁不想好好表现一下呢？铃声响过，毓嵩往高台上一站，威严地下了口令，大家齐刷刷地站好队伍。他开始按组点名



了：“阮振铎。”“到！”“李国雄。”“到！”“薄仪！”毓岳有意大声念道，却无人答应。他又一次威严地重复了一遍。“来了来了！”声音是从门洞里传来，薄仪拖泥带水地跑出，急忙站在本组排尾。“每次集合，你都迟到，这么多人等你一个，也不想想，真不自觉！”薄仪当众挨了小瑞的剋，脸上一热，挂不住劲儿了，习惯地辩解道：“我，我刚……”“不要说了！”毓岳厉声制止，又怒斥道：“你瞧瞧你，邋里邋遢，像个什么样子！”在场的人都扭过头来。薄仪低头一看，只见上衣偏偏又扣错了扣眼儿，赶忙去解扣子，可是手指已经抖得不听使唤了。“李国雄，今晚生活检讨会上，让薄仪好好检讨检讨！”

第 58 回 涛七叔顺路问候报佳音 李夫人专程探视言离意

..... (787)



薄仪刚要发言，王看守把他叫到门外，说：“你的亲属从北京来，在会见室等你呢，薄杰他们都去了。”薄仪又惊又喜，暗道：“谁会看我来呢？”薄仪盼亲人心切，急步跑到前院办公楼。他一进会见室，大

目 录

吃一惊，猛然收住了脚步。只见坐在长条椅上的孙所长和一位老人正在热火朝天地谈论着。“啊，是涛贝勒！”溥仪高兴得几乎要叫出声来。载涛也发现了溥仪，拘谨地站起身，迎上前来。溥仪的眼睛潮湿了，一种从未有过的骨肉之情油然而生，脱口叫道：“七叔！”一声“七叔”彻底摧毁了几十年的封建君臣关系，载涛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红光，激动地叫了声“大侄”，一把拉过溥仪。溥仪不由得大哭起来。

第 59 回 水滴石穿溥仪悟真谛 柳暗花明毓嵒得新生

..... (804)



溥仪卸妆的时候，老阮称赞说：“你演得不错。”溥仪一阵欣喜，他到底成了有用之人了。等他们回到自己座位时，压轴子的话剧《从黑暗走向光明》已经开演。当演到卜世仁扬起皮鞭，凶神恶煞似地逼迫劳工修日本神庙的时候，有人喃喃地说：“演这丢人现眼的事干啥？”“当汉奸太缺德啦！”“唉，咱们太无气节，太不是人啦！”不少人懊悔不迭地叹息着。剧情进一步发展，伪满机关会议室里群魔乱舞，丑态百出，汉奸们一齐向墙上挂着布帘的木龕鞠躬了。溥仪像吞进了一团秽物，



翻肠倒胃，恶心得要吐了。那木龕里供奉的就是他当年的“御真影”呀！

第 60 回 续写尾声岂是多余话 历尽沧桑欣逢盛世时

朱海 (820)



1960 年秋，毓塘意外地收到一封信，是用油珠笔写的。他看信皮上那熟悉的字体，心脏呼

然跳动，急忙拆开。杨景竹着急地说：“是皇上来的信呀，快念呀！”毓塘点点头，更正说：

“是大叔！”“大叔？”杨景竹一把抢过信，仔细阅读起来：“……过去对祖国对人民犯了不可容忍

的罪恶，政府和人民不加以惩治，已然是史无前例的宽大，而这次竟蒙特赦……这真是任何

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事情……所以共产党、毛主席不仅是解放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大救

星，同样也是罪犯的重生再造的父母。”毓塘听到这里，感动地流着泪说：“大叔真的变了。从

皇帝到公民，这个变化可不比一般呀！了不起，太了不起了！”

……

……

第49回 “帝王将相”阔谈高见 “车马兵卒”窃议奇闻



晚间，王看守陪所长
前来看望大家。孙所
长说：“我给你们带来
3本书：《新民主主义

论》、《中国近百年史话》和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。现在书不够，可以轮流看，也可以一人念大家听。你们要好好学习呀！”所长走后，毓蟾按不下好奇心，拿起那三本书，坐到灯下看起来。书里的新鲜词，新鲜事太多了，毓蟾问薄杰：“二叔，衣服有新有旧，民主怎么还有新旧之分呢？”荣源倚着床头，一手端着烟袋杆儿，一手摇着蒲扇讽刺毓蟾说：“那行子看懂了也白搭，共产党信得过您？闭灯睡觉得了，少招点蚊子比啥都强。”毓蟾顶撞说：“所长发书不是



随奎伴驾记（第五卷）

让学习吗？”荣源敲敲烟袋锅，猛地坐起身，冷笑道：“嘿嘿，恭王爷，您当这里是学堂？做梦吧，是监狱！”

受到接见的人们一回到车厢里，马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战犯们纷纷挤上前来打听消息，连一直病卧着的熙治也挣扎起来，向那边投出惊异的目光。

先前那帮人被点名带走，留下的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此去必死无疑。方才大客车返回站台上，还把车上的人吓了一大跳，以为是回来提取第二批的呢！

毓岳一看溥仪安然无恙，悲喜交加地迎上去“接驾”。荣源却站在一旁吹嘘起来：“我早就断定不会出事嘛！没看见今天是响晴的天，连根云彩丝都没有，这都是吉兆嘛！真龙天子如果有难，还不得黑云翻滚，风雨大作呀！”

溥杰等人不语，都用探询的目光盯着意外归来的皇帝。溥仪只是惨然一笑，说：“多亏佛爷保佑，我才大难不死。唉，又看到你们了。”他指着毓塘的两只鼓鼓囊囊的衣兜说，“小秀带回来不少烟和糖果，大家都尝尝吧。”

众人抽着烟，吃着糖，打听接着接见的的事。溥仪想起自己先前那种疯魔的样子，便不自然地说：“可把我吓坏了，我真以为那是‘送命宴’呢！”

第49回 “帝王将相”阔谈高见 “车马兵卒”窃议奇闻

众人不解，又询问毓嵒。毓嵒见皇上有了笑模样，这才悄声讲了接见的经过。

“真难为上边了，要是我，还不得吓死呀！”毓岳同情地说。

毓嵒对大家扮个鬼脸儿，小声骂道：“马屁精！”又哧哧地笑起来。

“那个大官说，涛贝勒给他们当差了。当什么‘马政局顾问’，可能是御马监里的‘弼马瘟’之类的官吧。”溥仪对他的臣子们说。

“家属们有消息吗？”

“听说都活着，有的也安排了工作。”

“共产党打算怎样安置咱们？”溥杰问。

“听说先送到抚顺学习，以后怎样就不知道了。”

大家又沉默了。老万悄声对溥仪说：“上边，等完了事，还是出国好，夜长梦多呀！”

溥仪瞟瞟老万，没加可否。但是，那表情，那眼神，分明在表示赞许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！

“哈哈！”车厢那头，人们放声大笑起来，于镜涛正连说带比划，学着溥仪抢吃苹果的狼狽相。

“还是咱们叙帅洪福齐天，这回绍纪又在共产党那边干上啦！”谷次亨等人十分羡慕地说。

张景惠正愁没人给他搭梯子，一听此话，把滚圆的肚子一腆，吹嘘说：“咱老张头多会儿背时过？早先跟张



大帅‘摸黑’那咱，枪子儿都躲着咱走。小六子垮台蹶到关里，咱倒逗了个军政部总长、国务总理大臣当！这回嘛，绍纪在共产党了，嘿嘿！”他得意地瞅瞅大伙儿。

“您老先到抚顺逛逛，散散心，用不了几天，就该回家当老太爷啦。”有人恭维道。

“干爹，您跟绍纪讲个情，我这个干哥是不也得……”于镜涛围前跑后，生怕沾不上光儿。

“嘿嘿，你们哥俩儿还有啥说的！”张景惠大包大揽。又说：“咱们这里谁有啥为难的事，找绍纪去说，能不帮忙？”

旁边的人又议论起来了。

“依我看，他们明着说让咱们到抚顺学习，实际上不过是叫咱们到那儿玩几天。矿上有座豪华的旅馆，‘满洲国’时我去过，里边还有温泉呢！咱们肯定住在那里了。”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说。

“共产党的书有啥看的，做做样子罢了。用不了几天，就得放咱们回家。”于镜涛凑过来，蛮有把握地说。

“我到那里得先给家里拍个平安电报，叫家里做好准备，我洗个温泉澡就走。”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急躁地说。

美梦、幻想有如彩虹，在他们的眼前展现，释去了这些人连日来的恐惧和焦灼。

但是，待他们一走下火车，发现等待他们的并不是